
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王俊生

内容提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关键词：中美竞争 周边国家 战略打压 命运共同体 中日韩合作

作者简介：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3)02-077-22

2013年10月24日到25日，中国政府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亲、诚、惠、容”的“同心圆”。中国政府把周边外交放在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共谋发展进步、共促和平稳定。围绕周边外交对中国崛起的重大意义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周边关系处于高度敏感期，稍有不慎，很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崛起最现实、最直接的外部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威胁”^①。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的重要一环，长期被视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和中美关系之间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联动关系。中国作为崛起国，利益所在与影响力所及主要在周边地区；从美国的行为来看，威慑与围堵中国也主要是从中国周边入手。简言之，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美国也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最大的影响因素”^②。

针对上述现象，国内外学界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从研究侧重点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强调周边外交重要性。比如，孙学峰的研究重点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趋稳向好的原因，强调中国外交主动塑造的重要性。^③其二，聚焦于周边次区域的中美竞争。比如，刘雪莲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博弈进行了研究，重点梳理了美国采取的具体模式；连波的研究分析了面对中美竞争，东南亚国家是如何选择的。^④其三，开始关注中美围绕中国周边的竞争关系。越南学者黄武（Hoang Vu）重点强调了中美竞争正在转向亚洲^⑤，美国的相关分析则侧重于强调“中国在亚洲如何扩张势力”和“美国应如何维护亚洲自由秩序”等^⑥。综上可见，既有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触及了中国、美国以及

① 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58页。其他相关成果参见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25—27页；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67—173页；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9页。

② 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8页。

③ 孙学峰、张希坤：《中美战略选择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10—16页。

④ 参见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5期，第34—36页；连波：《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88页；刘雪莲、范为：《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博弈：间接路线与类型混合》，《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6期，第32页。

⑤ Hoang Vu and Thuc D. Pham, “The Shift in China – US Competition”, *The Diplomat*, October 13,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0/the-shift-in-china-us-competition/>[2022-02-03].

⑥ 参见：Scott D. McDonald,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cott D. McDonald and Michael C. Burgoyne eds.,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Perspectives and Recommendations*, Honolulu: Daniel K. Inouye Asia – 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September 2019, p. 26; Mazarr, Michael J., Bryan Frederick, John J. Drennan, Emily Ellinger, Kelly Elizabeth Eusebi, Bryan Rooney, Andrew Stravers and Emily Yoder, *Understanding Influence i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1,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290-1.html[2022-02-03]; Timothy R. Heath, “China Prepares for an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US Leadership”, *Lawfare*, August 1,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china-prepares-international-order-after-us-leadership>[2022-02-13].

中国周边地区三者联动，强调了中美在中国周边的竞争关系，但很少有研究将中国周边整体视为分析对象，更极少深入论证中美在中国周边的竞争关系。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仅对考察中美关系发展具有启发性，而且对指导中国有针对性地开展周边外交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中国、美国以及中国周边地区三者联动的背景下，围绕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的竞争及其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所以纳入中日韩合作，主要原因在于中日韩合作最能反映中美在中国周边的竞争关系。一方面，中国与日本、韩国不仅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韩国与日本分别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则长期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一轮谈判早在2013年就已开启。另一方面，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最重要的盟国，随着特朗普政府奉行对华战略竞争，尤其是拜登上台后借助整合盟友力量对华进行战略打压，日本和韩国面临“选边站队”的政策选择压力，进而影响了中日韩合作。

需要提及的是，围绕中国“周边国家”范围的界定，目前有多种说法，比较典型的有两种。其一，按领域划分，包括“大周边”“人文周边”“经济周边”等，虽然这些概念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基本都以与中国存在联系为区分标准。^①按照这种划分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尤其随着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和中国不存在联系的国家基本没有，所以这种界定不便于确定具体研究对象进而开展实证研究。其二，以亚洲地区为准，但这种划分不仅会将距离较远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等中东国家纳入进来，也会把与中国距离较近且共有4000多公里边境线的俄罗斯排除在外。基于此，本文将“中国的周边国家”界定为“与中国交界的国家”。所谓“交界”，就是要有连接的地方，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陆上邻国很好区分，区分海上邻国的难度则较大，本文将“海上交界”界定为该国必须在海上与中国直接相连并靠近中国，如密克罗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国，尽管也能从海上直接到达，但因中间有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相隔，且距离中国较远，因此不能划为中国的海上邻国。以此界定进行划分，中国共有陆上邻国14个，即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巴

^① 冯维江：《给东北亚一个“暖源”——从中国周边战略角度的审视》，《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第16—18页。

基斯坦、印度、越南，以及海上邻国 7 个，即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① 此外，在设定考察的时间样本时，鉴于中国重视周边外交始于中共十八大以后，尤其是 2013 年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同时考虑到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此前对华“竞合关系”界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本文在讨论中国周边外交时以十八大以后的动向为主，讨论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时则主要关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尽管两个时间段不完全重合，但这种安排能较为全面地分析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的竞争模式。

一、中国周边外交与美国在华周边布局

自 2013 年以来，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方向，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美国不仅通过国内立法方式试图影响中国内政，还积极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外交、安全谋划，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美国还极力诱拉中国周边国家“入局”，图谋联合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

（一）中国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常见面，多走动”，“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倡导包容的思想”。^②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积极从上述层面谋划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第一，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如表 1 所示，在中国的周边邻国中，除朝鲜、不丹、越南、新加坡外，中国与其他 17 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关系”，其中 14 个是十八大以后推动建立的，充分反映出周边外交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的地位。而在没有冠以“战略关系”的相关双边关系中，中朝关系定位明显比“战略关系”还高，1961 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① 以此为划分依据，泰国、柬埔寨、澳大利亚、新西兰没有被涵盖，这些国家可被视为中国的“准周边国家”。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64—68 页。

条约》明确规定保证缔约一方在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全力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①至于越南与新加坡，虽然中国还未同其建立“战略关系”，但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在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时宣布“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建立。此外，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也正式宣布将与中国一道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

表1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双边关系的不同类型

国家	国家关系类型与建立时间	国家	国家关系类型与建立时间
日本	战略互惠关系，2008	菲律宾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18
韩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	不丹	未建交，但保持友好交往
朝鲜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1949	缅甸	中缅命运共同体，2020
蒙古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	文莱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
俄罗斯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老挝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17
哈萨克斯坦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9	马来西亚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3
吉尔吉斯斯坦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	尼泊尔	世代友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
塔吉克斯坦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	新加坡	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2015
阿富汗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2	印尼	中印尼命运共同体，2022
巴基斯坦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	越南	“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1999
印度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发布相关资料整理制表，参见外交部：“国家和组织—国家（地区）”，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 [2022-12-30]。

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周边外交的另一体现是积极开展元首外交。中共十八大以后至2022年底，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元首外交活动达231次，其中截至新冠疫情暴发的2019年底，七年间达214次，年均超过30次。频繁开展元首外交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常见面、多走动”的生动体现。其中，和中国开展元首外交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七年间共计举行25次；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也是习近平主席到访次数最多的国家，达到8次。与中国开展元首外交次数仅次于俄罗斯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和老挝，分别达到18次和17次；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也是巴基斯坦和老挝两国元首，分别高达16次和15次。（参见表2）

^① 王俊生：《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1期，第51—65页。

表 2 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元首外交的次数（中共十八大召开—2022 年底）

国家	元首访问	国家	元首访问
日本	6 次（中—日 2 次；日—中 4 次）	尼泊尔	6 次（尼—中 6 次）
韩国	11 次（中—韩 2 次；韩—中 9 次）	不丹	无
朝鲜	5 次（中—朝 1 次；朝—中 4 次）	缅甸	12 次（中—缅 2 次；缅—中 10 次）
蒙古	13 次（中—蒙 2 次；蒙—中 11 次）	文莱	5 次（中—文 2 次；文—中 3 次）
俄罗斯	26 次（中—俄 12 次；俄—中 14 次）	老挝	17 次（中—老 2 次；老—中 15 次）
哈萨克斯坦	17 次（中—哈 5 次；哈—中 12 次）	越南	14 次（中—越 3 次；越—中 11 次）
吉尔吉斯斯坦	12 次（中—吉 3 次；吉—中 9 次）	菲律宾	9 次（中—菲 3 次；菲—中 6 次）
塔吉克斯坦	12 次（中—塔 3 次；塔—中 9 次）	新加坡	11 次（中—新 2 次；新—中 9 次）
阿富汗	6 次（阿—中 6 次）	印尼	7 次（中—印尼 4 次；印尼—中 3 次）
巴基斯坦	18 次（中—巴 2 次；巴—中 16 次）	马来西亚	10 次（中—马 2 次；马—中 8 次）
印度	11 次（中—印 4 次；印—中 7 次）		

注：（1）“中—（国名缩写）”代表中国对周边对象国的访问，“（国名缩写）—中”代表周边对象国对中国的访问；（2）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虚位元首制，像日本、柬埔寨等，所以表中元首访问也涵盖相关国家总理或首相的访问；（3）不包括在第三地参加国际会议时的会面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发布相关资料整理制表，参见外交部：“国家和组织—国家（地区）”，[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2023-01-01\]](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2023-01-01])。

第二，中国践行周边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贸合作。一方面，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①等均聚焦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2013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总量为 11447.47 亿美元，至 2019 年为 12108.55 亿美元，增长了 661.08 亿美元，2020 年更达到 15275.38 亿美元。（参见表 3）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量不降反增，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持续重视。其中，除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老挝、文莱外，中国是其他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与上述五个国家的贸易总额仅占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额的 0.53%，中国名副其实是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① 涵盖范围为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以及泰国等六国。

表3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 (单位: 亿美元)

国家	贸易总额			国家	贸易总额		
	2013年	2019年	2020年		2013年	2019年	2020年
日本	3125.5	3149.9	3175.3	尼泊尔	22.5	15.2	11.9
韩国	2742.5	2434.3	2852.6	不丹	0.1741	0.11	0.14
朝鲜	65	27.9	5.4	缅甸	101.5	187	188.9
蒙古	59.6	81.6	66.3	文莱	17.9	11	19.1
俄罗斯	683.3	1107.9	1078	老挝	27.4	39.2	35.5
哈萨克斯坦	223.6	219.9	214.3	越南	654.8	1620	1922.8
吉尔吉斯斯坦	14.89	63.5	29.01	菲律宾	380.7	609.5	611.5
塔吉克斯坦	19.6	16.7	10.63	新加坡	759.14	1006.7	890.9
阿富汗	3.37	6.3	5.5	印尼	683.5	727.7	783.7
巴基斯坦	142.2	179.7	174.9	马来西亚	1060.8	761	1311.6
印度	659.5	854.9	875.9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公布数据整理制表, 参见商务部: “统计数据”, <http://www.mof.com.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index.shtml> [2022-12-30]。

第三, 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开放包容。以中国倡议推动的区域合作机制为例, 如表4所示,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建立了14个合作机制, 其中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倡议成立的四个合作机制中, 除“澜湄合作”

表4 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

序号	机制名称	成立时间	功能定位	中国角色
1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1985年	区域合作	中国参与
2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1992年	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
3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1992年	政治对话	中国参与
4	东盟地区论坛	1994年	安全对话	中国参与
5	湄公河委员会	1995年	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
6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1996年	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
7	中日韩合作	1999年	区域合作	中国参与倡议
8	上海合作组织	2001年	安全合作	中国参与倡议
9	亚洲合作对话	2002年	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
10	东亚峰会	2005年	区域合作	中国参与
11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	区域合作	中国倡议
1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4年	经济合作	中国倡议
1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2014年	经济合作	中国倡议
14	亚洲文明对话	2019年	文明交流	中国倡议

注: 专指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建立的合作机制, 不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框架下的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发布相关资料整理制表, 参见外交部: “国家和组织—国际和地区组织”,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2022-12-25]。

着眼于澜湄流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外，“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文明对话”等机制均是开放的，不仅亚洲国家可参与，西方国家也可参与。

（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对华战略打压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实施的对华打压从未停止，但整体来看停留在具体事件上，比如 1993 年银河号事件、1996 年台海危机、2001 年南海撞机事件等，都未上升到战略高度。特朗普执政以后特别是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对华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基辛格曾坦言，自“门户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①时至当下，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对华战略布局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周边地区。参照“战略关系”^②内涵，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体现在，不仅从双边入手，也从多边入手，不仅着眼于眼前，也着眼于长远，不仅侧重政治经济等手段，也尤其重视安全手段。换言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从美国国内来看表现为全方位、全政府、全社会的特点，^③在中国周边地区则呈现出多角度、长周期、宽领域的“常态化”特点。

一是除了从双边角度施压外，美国越来越重视从三边角度、四边角度以及其他多边角度对华进行打压。首先，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尤其是 2017 年底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形式多样的多边安排主要针对中国。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五眼联盟”、“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属于美国“印太战略”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安排，“印太经济框架”（IPEF）则属于在经济领域的安排，其中多数成员国位于中国周边地区（参见表 5）。同时，美国还企图在中国周边地区构建其他小多边机制对中国进行打压，比如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日菲合作以及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等。而且，在针对中国问题时，美国政府越来越“直言不讳”。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对美国的最大挑战”^④，这是中国首次被美国如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302—303 页。

②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73 页。

③ 侯海丽、倪峰：《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探析》，《当代世界》2019 年第 7 期，第 61—68 页。

④ 参见：“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 - Pacific”，*USNI News*，January 15，2021，<https://news.usni.org/2021/01/15/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 [2023 - 02 - 10]；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 年第 15 期，第 65 页。

此界定。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中也明确表示，“美国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印太’地区，主要因为该地区来自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多”。^①其次，美国相关战略安排尤其注重盟友与地区重要作用。比如，拜登政府2021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要帮助印度拥有一支强大军事力量，能够与美国和本区域其他伙伴有效合作”。^②“美国与印度签署一系列具有同盟性质的军事安全合作协议，在军售方面给予印度近乎北约盟国的待遇，凸显印度的‘准盟国’定位。”^③再次，美国的相关机制均表现出封闭性与对抗性的特点。即使偏重经济领域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看似开放，但13个初始成员国中，除美国外均是中国周边国家，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打造“小院高墙”对中国围堵施压的目的不言自明。

表5 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主要机制安排

机制名称	提出时间	涵盖国家	主要手段	主要目的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2007年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定期召开美日印澳四边会议	(1) “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愿景；(2) 共同的安全和地缘政治目标
五眼联盟	1941年8月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	情报监控，在对华问题上发表一致立场	(1) 分享有关中国情报；(2) 通过所谓“人权”问题等抹黑中国，对中国体制施压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	2021年9月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舰，共享军事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	(1) 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 捍卫在“印太”地区共同利益；(3) 实现三方情报共享和共同发展
印太经济框架	2022年5月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斐济	定期举办高层会议，灵活处理与成员国的谈判	(1) 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2) 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3) 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务院网发布相关资料整理制表，参见：U. 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j/drl/rls/rm/2013/206498.htm> [2023-01-13]。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3-02-10].

^②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USNI News*, January 15,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1/15/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 [2023-02-10].

^③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37页。

二是美国对华打压不仅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长周期性。首先，通过立法保障相关“印太”机制安排，并通过立法干涉中国内政。^① 比如 2018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立法形式确保“印太战略”实施。2018 年 3 月、9 月及 2019 年 11 月，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西藏旅行对等法案”“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并经特朗普签署正式生效成为美国法律。拜登政府上台后，2021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案”并经拜登正式签署成为法律。其次，明确将与中国的价值观和体制之争视为核心目标。一方面，通过鼓噪舆论与出台文件污蔑中国。2020 年 7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演讲，对中国政治体制肆无忌惮地进行污蔑。^② 拜登政府上台后公然将中国定义为“对民主国家造成首要威胁的独裁国家”^③，202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价值观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处处映射出相对于中国的道德优越感与居高临下态度。^④ 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企图通过塑造阵营对抗，诱拉中国周边国家“选边”美国。另一方面，通过“蹭热点”妖魔化中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无视中国“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与“和平解决”立场，利用各种场合将中国的立场片面归纳为“支持俄罗斯”，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以及“今日乌克兰，明日南海”等，妄图塑造中国穷兵黩武形象、吓阻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

三是美国对华打压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尤其重视从安全领域入手。首先，“印太战略”的设计和安排既是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又是安全部署。美国积极推动的“四边机制”“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美日菲合作等，均妄图从政治与安全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压迫。在涉及中国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美国近年来也企图从政治与安全上对中

① 尽管美国早在 1979 年为介入台海局势就采取国内立法形式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但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的长期惯用做法主要是领导人表态、官员访问以及军售等。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Pompeo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s://video.state.gov/detail/videos/top-stories/video/6174579622001/secretary-pompeo-delivers-a-speech-at-the-richard-nixon-presidential-library?autoStart=true> [2023-02-10].

③ 参见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5 期，第 10 页；“Antony Blinken Blasts China in First Phone Call”，*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12e8f0d6-db17-42af-886f-901f751b4a9f> [2023-02-10].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 8-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3-02-10].

国形成战略压迫。2020年7月，蓬佩奥发表《关于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立场声明》，明确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这就变成了公开的政治上和法律上选边站。”^① 不仅如此，美国怂恿北约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目的也在于此。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相继访问韩国与日本，大力鼓噪“中国威胁”。此外，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等，既是经济合作“小圈子”，同时意在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也是安全合作“小圈子”。其次，美国在中国周边加强安全布局。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有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三个安全同盟，而且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四个国家有驻军。如表6所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的2017年到拜登执政中期的2022年，就美国武器出口而言，排名前12位的国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中国周边国家及准周边国家，其他八个国家则属于中东国家与欧洲国家。如果加上中国其他周边国家与准周边国家，2017年以来美国向中国周边地区出口的武器总价值占其同期武器出口总价值的31.16%，这表明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安全布局的重要地区。

表6 美国武器出口TIV值（2017—2022年）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量	排名
日本	413	732	938	922	937	1224	5166	3
韩国	524	700	871	933	713	408	4147	5
印度	265	21	749	420	307	219	1980	12
阿富汗	234	284	369	234	65		1186	15
中国台湾	493	99	64	93	122	140	1011	16
新加坡	113	57	22	6	106	266	568	20
印尼	246	89	21	87	101	14	558	22
菲律宾	23	2	10	60	92	16	202	33

注：（1）趋势指标值（Trend - Indicator Value），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为了比较不同武器交付的数据和确定整体趋势而开发的独特系统，目的是表示武器出口的价值，以衡量武器流入特定国家和地区长期趋势；（2）表中“总量”为2017—2022年美国向该国武器出口的总价值，“排名”为同期按照总价值在美国武器出口全球对象国（地区）中的排名

资料来源：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交易数据库”（Arms Transfers Database）网发布相关资料整理制表，参见：Arms Transfers Database，<https://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2023-02-25]。

^① 李开盛：《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第65页。

（三）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竞争

尽管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搞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但受制于美国对华关系界定与战略打压，中美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是中国周边，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竞争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方面与核心特征。两国竞争模式已初步形成，即分别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对华战略打压”为导向，在出发点、手段、特征等方面表现截然不同。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倡导的合作机制“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机制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

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互动发展趋势的最大可能性是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从美国来看，其利用中国周边地区对华打压，目的在于作为霸权国不希望中国继续发展，想方设法遏制中国。2021 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报告《长电报：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备受瞩目，其中指出，“中国的军事规模、经济规模、价值观等，已影响到了美国利益的每个层面，而且这个影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难以比拟的”，“未来 20 年美国最重要的对手是中国”。^① 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明确指出，“面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风险，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能更好地担任领导地位”，“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具备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中国正按照自己的利益与意图重塑国际秩序”。^② 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③。《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大利益就是“保持能够进入这一地区”，而“中国正致力于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和伙伴关系，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④ 美国还认为，“中国首先要获得亚

^① The Atlantic Council, “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 February 2021, pp. 18, 22 - 6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the-longer-telegram/\[2023-02-10\]](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the-longer-telegram/[2023-02-10]).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 8 - 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3-02-10\]](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3-02-10]).

^③ Robert Sutter, “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 Leadership in Asia: 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Iss. 65, 2010, p. 604.

^④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USNI News*, January 15,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1/15/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2023-02-10\]](https://news.usni.org/2021/01/15/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2023-02-10]).

太主导权，最终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① 这种担心与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奉行的“门罗主义”紧密相关，当时的美国以此为名先后通过美墨战争和美西战争等实现了领土扩张，也逐渐把西班牙等老牌“宗主国”势力赶出了拉美地区，自己则成了该地区新的“宗主国”。

就中国角度而言，一方面，中美实力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以新冠疫情发生的2019年两国经济总量的基数与增速进行测算，中国有望在未来十年左右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中美差距也很可能出现类似的缩小趋势。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大国成功崛起都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② 中华民族复兴越是临近实现，中国越重视周边外交，这会进一步被美国解读为中国致力于将其赶出亚洲。基于此，美国很可能继续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对华遏制与打压力度。

二、日韩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

对中国而言，日本和韩国是周边地区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是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伙伴；对美国而言，日韩是其在周边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盟友。因此，日韩对中美竞争感受最为敏感，日韩的战略反应不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竞争走向，也将直接影响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局势。

（一）中美均高度重视与日韩的合作

中美两国均从战略高度重视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对中国而言，韩国和日本是周边国家中的两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与两国贸易量之和在2019年与2020年分别占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额的46.12%与39.46%。日本与韩国还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两个重要发达国家，是中国推动区域合作与解决地区问题的重要伙伴。中日韩三国体量很大，2021年三国人口总数超过15.89亿人，经济总量超过23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接近8.58万亿美元，分别占到中国

^①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第140页。

^②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2013年12月3日，<http://www.scio.gov.cn/zhzc/2/2/Document/1352486/1352486.htm> [2023-02-10]。

与周边国家总人口的近 40%、经济总量的 73.8% 以及贸易量的 68.1%。^①由此可见,中日韩合作是中国推动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2022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就指出,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进一步提振合作势头,朝着东亚共同体长远目标迈进。^②中国也高度重视与日韩两国的战略互动。2021 年 10 月 4 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习近平主席当天即致电祝贺。2022 年 3 月 10 日,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习近平主席是第一个向其致贺电的外国元首。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尹锡悦时强调,“中韩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③;在会见岸田文雄时也强调,“中方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④。

对美国而言,日本与韩国是其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盟友。中国与日韩两国存在的相关争议问题为美国借助两国对华战略打压提供了机会。一方面,中日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钓鱼岛主权领土之争,日本又是中国周边国家中在台湾问题上介入程度最深的国家。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周边地区另一个容易擦枪走火的问题,美国屡屡借助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强化其在韩国及附近海域的军事存在,中韩关系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进一步复杂化,韩国还表露出介入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的企图。与此同时,日韩两国也显示出改善双边关系与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动向,这正是美国长期推动的战略方向。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明确表示希望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把改善与日本关系作为外交的优先议程。2022 年 3 月 10 日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后,岸田文雄首相是与其通电话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首位通话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岸田文雄在发表施政演说时也明确表示,“韩国是我国在应对国际社会各种问题中应当与其合作的重要邻国,有必要恢复健全并进一步发展日韩关系”。^⑤

① 利用中国外交部网发布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成,在“进出口总额”上缺少朝鲜、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数据。

② 《李克强出席第 25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新华网,2022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2-11/13/c_1129124292.htm[2023-02-10]。

③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中国政府网,2022 年 11 月 15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5/content_5727116.htm[2023-02-10]。

④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政府网,2022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8/content_5727646.htm[2023-02-10]。

⑤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2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2023-02-10]。

（二）日韩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

以中美竞争模式为分析框架，日韩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敏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日韩两国已成为美国拜登政府构建对华战略打压小圈子的重要成员。2022年5月底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与日本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日本与韩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日韩两国是美国拜登政府积极推动的“芯片四方联盟”的重要成员；日本还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重要成员。不仅如此，2022年6月召开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参会，峰会通过的“战略概念文件”公然声称“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北约将努力共同应对”。^① 北约显然是在美国的怂恿下企图配合美国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由此可见，美国在“印太战略”的设计安排上极为重视日本与韩国的作用，而日本与韩国也乐于参与，它们不仅依靠美国，也在积极帮助美国。

二是日韩与美国的合作着眼于长周期性。首先，为了与美国“印太战略”对接，2022年底尹锡悦政府发布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该战略所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经济安全”“人权”“价值观”等，均与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内容高度相似，明确指出将加强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北约等的合作，“韩国的印太战略标志着韩国事实上抛弃了在中美竞争中长期以来战略模糊的外交姿态”^②，“韩国印太战略正式表明韩国站在美国一边。”^③ 其次，三国合作延伸到人权与价值观领域。韩国尹锡悦政府与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均十分重视所谓“价值观外交”。岸田文雄明确指出，“新时代（日本）现实主义外交的第一支柱就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和原则”。^④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也强调“基于价值观外交”，尤其强调民主、自由、政治体制等价值观。日韩两国的政治体制本就是美国学习的，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因素，自然想和美国更为一致。2022年10

^① 《宣称中国是“系统性挑战”，北约心中的矛盾与纠结》，光明网，2022年7月3日，<https://m.gmw.cn/baijia/2022-07/03/35856683.html> [2023-02-10]。

^② Kwon Mee-yoo, “Yoon Signals End to Korea’s Strategic Ambiguity in US – China Rivalry”, *The Korea Times*,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22/11/356339739.html> [2023-02-10]。

^③ Jo He-rim, “South Korea Aligns Indo – Pacific Strategy with US, Japan: Experts”, *The Korea Herald*, November 14, 2022,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21114000604&np=1&mp=1> [2023-02-10]。

^④ 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年1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2023-02-10]。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1 届会议对美国牵头提交的所谓“涉疆问题”决定草案进行表决，19 个国家反对、17 个国家赞成，中国周边国家中只有日本与韩国投了赞成票。而这种趋势在更早些时候已有迹象。2022 年 5 月美韩领导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即指出，“拜登总统热烈欢迎韩国在民主峰会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①，暗示韩国将在下一届“民主峰会”上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日韩美合作侧重于安全手段。首先，日韩美三国加大安全合作。2022 年 5 月，拜登在访问韩国时一改此前的犹豫立场，公然表示考虑“在韩国部署美国战略资产”^②，暗示美国的核潜艇、轰炸机等有可能在韩国部署。9 月，美韩两国在华盛顿恢复了“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EDSCG）会议，美国明确承诺“里根”号航母、F-35A 战斗机、B-52 战略轰炸机等战略资产在韩国及其附近水域加强日常巡航。2023 年 2 月 25 日，美国海军“斯普林菲尔德”号（Springfield, SSN-761）攻击核潜艇抵达韩国釜山进行“预定访问”，3 月下旬美韩两国还将举行“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事实上，2022 年以来日韩美三国已经频繁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战略轰炸机等多次亮相。

其次，三国肆无忌惮插手台湾问题。2022 年 5 月美韩发布的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公然宣称，“两位总统反复指出，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③ 相比 2021 年 5 月的美韩联合声明中提到“拜登与文在寅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次声明直接将台湾问题与美国“印太战略”挂钩。2023 年 2 月，韩国外长朴振更是声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事关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韩国反对中国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④，公然将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挂钩。而且，2022 年 12 月 28 日，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不仅是 2022 年 8 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后美西方窜访台湾地区级别最高的代表团，也是中韩建交以来窜访台湾地区级别最高的韩国代表团。日本在台湾

①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 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2023-02-10].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Exclusive: North Korea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Says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CNN, February 23,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2/22/asia/south-korea-foreign-minister-interview-intl-hnk/index.html>[2023-02-25].

问题上也是不断插手。2022年11月中日领导人在泰国曼谷会晤时，岸田文雄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① 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② 同月，美日韩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签署《关于“印太”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签署具有一揽子性质的联合声明，其中明确提到谋求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案”。^③ 2022年12月26日，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并与“台湾当局”高层举行会晤，为“台独”分裂势力张目，公然挑拨两岸关系。

再次，日韩两国将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安全化。日本岸田文雄政府明确表示将致力于《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顺利实施；^④ 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总统府国家安全保障室（NSC）新设了经济安全秘书官，外交部也成立“经济安全外交中心”。2022年5月底发布的美韩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两国领导人承诺根据民主和价值观原则开发、使用和推进技术发展”。^⑤ 针对此，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岛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时曾明确指出，“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⑥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2月27日，美国、日本、韩国在夏威夷举行了首次经济安全对话。“三方讨论了在量子、生物和太空等新兴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稳定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问题。……韩国总统府称，这次会议是韩美日首场共同讨论经济安全问题的会议。三国代表团寻求在经济安全事务中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⑦

① 《日中首脑会谈（2022年11月17日）》，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2022年11月17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11_000001_00089.html [2023-02-10]。

②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政府网，2022年11月1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8/content_5727646.htm [2023-02-10]。

③ The White House,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 - Pacific”,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 [2023-02-10]。

④ 首相官邸「第二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2年10月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 [2023-02-10]。

⑤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 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2023-02-10]。

⑥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中国政府网，2022年11月1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5/content_5727116.htm [2023-01-12]。

⑦ 《外媒：美日韩首次举行这一会议》，《参考消息》2023年2月28日。

四是除了政府层面的战略反应外，日韩两国民意对中美竞争的反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本内阁府于 2022 年 1 月公布的“外交问题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8.2% 的受访者认为日美关系“还算重要”或“重要”，创下历史新高；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重要”和“还算重要”的受访者占比尽管高达 78.7%，但是与前一数值相差近 20 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答“对美国有亲近感”和“比较有亲近感”的受访者占比为 88.5%，但回答对中国“亲近”和“还算亲近”的受访者只有 20.6%，凸显出日本民众的亲美意识空前加强，疏远中国的情绪空前上升。^① 再看韩国方面，2022 年对韩国民众关于中美竞争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 68% 的人表示将在中美竞争中选择“支持美国”，选择“支持中国”的只有 4%。^② 关于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最应该重视的外交课题，70% 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韩美同盟”，而选择“发展中韩关系”的只有 41.7%，占比相差 28 个百分点，尤其年轻人更重视“加强韩美同盟”。而且，在该项调查中，选择“加强韩美日安全合作”的受访者占到了 50.5%。^③

（三）日韩出现上述战略反应的动因

日韩两国对中美竞争形成的上述一系列战略反应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其一，拜登政府加大对日本、韩国的拉拢力度。2021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首次表示“明确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sovereignty）”。^④ 2021 年 4 月，拜登政府邀请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这是拜登上任后首位面对面会见的外国领导人。2022 年 5 月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在其访日期间。同月，拜登对韩国进行访问，创下了韩国总统就职以后韩美首脑会晤的最快纪录，这也是美国总统 29 年来首次在韩国新总统就任后先行访

^① 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概要」、2022 年 1 月、1 頁、7 頁、<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3/r03-gaiko/gairyaku.pdf> [2023-02-10]。

^② Jae Ho Chung, “Korea in US - China Relations: Bridging the Gap as the Priority”, in Sue Mi Terry ed., *Two Presidents, One Agenda*, The Wilson Center, 202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Two%20Presidents%2C%20One%20Agenda%20-%20Presidential%20Briefing%20Book%20%28ENG%29.pdf> [2023-02-10]。

^③ 《韩下届政府外交课题优先顺序排名，韩七成民众认为“这一”课题比“朝鲜去核”更紧急》，韩国中央日报网中文版，2022 年 1 月 19 日，<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04769> [2023-02-10]。

^④ Tsuyoshi Nagasawa and Masaya Kato, “US Supports Japan’s Sovereignty over Senkakus: Pentagon”, *Nikkei Asia*, February 25,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Biden-s-Asia-policy/US-supports-Japan-s-sovereignty-over-Senkakus-Pentagon> [2023-02-10]。

韩，此前通常是韩国总统就职后先行访问美国。如此动向印证了拜登政府在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明确提出的“要塑造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环境，加大对盟友的诱拉力度”。^①

其二，日韩两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就日本而言，是为了和中国竞争，出于打压与围堵中国的需要。日本视中国为“最大安全威胁”^②，外务省曾明确指出“为抑制中国，日美合作变得极为重要”^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说中也指出，“为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会灵活运用日美澳印框架等机制，进一步深化实质性合作。在经济方面，也将争取在‘印太经济框架’等举措中取得具体的成果”^④，这明显有带节奏的倾向。韩国则更多是从机会主义角度出发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关系。2020年韩国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2022年5月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明确提出要把韩国打造成“全球枢纽国家”，试图通过构建与美国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对中美竞争走向的误判也影响了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韩国东亚研究院2022年8月进行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2015年73.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国家，但是到2022年这一占比已降到48.2%；2015年26.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继续维持全球领导地位，2022年这一占比大幅增加到51.8%。^⑤

其三，俄乌冲突推动日韩两国加强本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围绕俄乌冲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确指出，“俄罗斯的暴举正在撼动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将继续强有力地推动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援”。^⑥尹锡悦与韩国保守派则将俄乌冲突的爆发归咎于乌克兰未和美国结盟以及没能和美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 8-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3-02-10].

② 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9页。

③ 《焦点：岸田持“和而不同”姿态》，共同网，2022年11月18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11/041dc3431053--.html> [2023-02-10]。

④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2年10月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 [2023-02-10]。

⑤ 《韩中建交30年》，韩国中央日报网，2022年8月24日，<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096535#home> [2023-02-10]。

⑥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2年10月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 [2023-02-10]。

国保持紧密一致，认为血淋淋的事实表明与美国的铁杆同盟关系是保障韩国国家安全及国际地位的根本基础。2022 年 3 月 10 日，尹锡悦以新当选总统身份与拜登通话时，就对美国政府领导全球合作以及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感谢和尊重。^①

三、中日韩合作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回顾中日韩合作历程，每前进一步都与其面临的外部压力密不可分，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倒逼”特点。1997 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主要背景是金融危机爆发并席卷亚洲。始于 2008 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断时续，在 2015 年 11 月举行第六次会议后，2016 年与 2017 年接连停办，而 2018 年和 2019 年在日本与中国连续顺利举行，这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有密切关系。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并以提高关税和启动贸易调查等强硬措施对日韩进行贸易打压，三国面临外部压力，都希望“抱团取暖”。

中日韩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三国还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过紧密合作。2019 年初美朝两国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峰会破裂后，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变得复杂，同年 12 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朝鲜半岛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与东北亚持久和平是共同目标”^②。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受疫情发酵的影响，加之俄乌冲突的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低迷，但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出领导作用，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中日韩三国作为邻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明显增强。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本轮外部压力似乎没能发挥“倒逼”促进三国合作的作用，反而迟滞了合作步伐。究其原因，根源或许在于日韩两国基于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已成为美国最为借重的盟友，美日韩呈现战略合作态势，鉴于美国对华的战略打压性质，美日韩合作强化自然会导致中日韩合作

^①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Joseph R. Biden, Jr.’s Call with President - Elect Yoon Suk - yeo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March 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9/readout-of-joseph-r-biden-jr-s-call-with-president-elect-yoon-suk-yeol-of-the-republic-of-korea>[2023-02-10].

^② 《外媒：中日韩就半岛问题协调立场 齐声劝和促谈》，《参考消息》2019 年 12 月 26 日。

弱化。也正因为如此，与美日韩三国之间频繁举行的首脑会晤相比，日韩两国领导人和中国高层领导的会晤屈指可数；而且，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积极参与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与“芯片四方联盟”等多边合作机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也乏善可陈。面对2022年再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相比韩国高级别官员与美日两国的频繁通话与线下会晤，同期韩国政府与中国的沟通极其有限，仅仅有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与中国半岛事务代表刘晓明通话两次、视频会议一次。此外，中日韩之间的双边合作也呈现出越来越局限于经贸利益的苗头。比如，韩国2022年底出台的“印太战略”中谈到中韩关系时，更侧重于具体的经贸利益，甚至没有提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而且，即使在经贸合作领域，由于日韩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治化、安全化，合作前景亦不容乐观。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美在中国周边激烈竞争长期化以及美日韩三国合作长期化，中日韩合作将继续面临巨大不确定性。2023年3月6日，尹锡悦政府宣布了日本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即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解决了长期阻碍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声明表示，这份方案“将成为美国两个亲密盟友开启合作与伙伴关系的突破性新篇章”，声称“美国政府还将继续‘协助’日韩两国改善关系”。^①韩国总统尹锡悦于3月中旬访问日本，4月底又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美日韩三方合作很可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于日韩两国对中美竞争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反应，尤其是其所表现出的“继续站到美国一边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未来中日关系与中韩关系的发展将面临巨大困难，近期内中日韩合作的前景堪忧。

面对种种困难，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发展与包括日韩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时，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一，保持战略定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尤其是在发展与周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的关系上，尽管出现了一些新困难，但要看到这些国家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争取“斗而不破”，坚定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时先后

^①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Joe Biden on Japan – ROK Announcement”, March 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05/statement-from-president-joe-biden-on-japan-rok-announcement/>[2023-03-06].

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仍积极维护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稳定。

其二，加强战略沟通，实现合作共赢。中国要继续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时机成熟时可考虑推动中韩与中日的副部长级经济外交“2+2”年度对话，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弥补安全合作不足的短板。目前，中国周边地区存在严重“安全赤字”，虽然已经形成了14个多边合作机制，但主要侧重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且，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建立了“战略关系”，但双边军事安全合作普遍滞后，这给美国插手和分裂中国周边地区提供了机会。俄乌冲突爆发后，周边国家的“安全诉求”也进一步上升。因此，条件成熟时，可以推动启动中韩两国间的外交安全“2+2”对话、两国国防战略对话等。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在日本东京主持进行了第17次中日安全对话，这一良好势头应该继续保持。同时，中方还可以积极推动中韩、中日民间交流，尽快派出高级别智库和相关地方政府代表团赴韩国与日本开展交流。

其三，处理好美国因素，和美国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从中日韩合作近年来遇到的障碍来看，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华进行战略打压以及在此背景下对日韩加大诱拉力度。尽管中美都没有向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但随着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事务，尤其是侧重通过安全手段不断染指中国主权核心利益问题，以及怂恿该地区相关盟友和伙伴，中国周边地区不排除发生冲突风险。“中美尽管都没有真正使用暴力的意愿，但历史经验证明，暴力冲突可在非本意情境下发生，是可以在双边危机不断升级过程中不以人们主观意愿而迸发出来的。”^①因此，中美两国领导人以及军方、外交高层官员之间应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尤其要管控周边地区的相关敏感问题。“特别是在大国之间，不随意触及或干涉对方在其周边的利益，被认为是保持大国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关键。”^②

（责任编辑：叶琳）

^① 参见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5期，第68页；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赵景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 李开盛：《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58页。